

● 文化新视野丛书

# 文化：人类的 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

● 傅 铿



上海人民出版社

GO  
12

C70  
12  
1

文化新视野丛书

054701

---

文化：人类的镜子  
——西方文化理论导引

---

傅 铿

---



女子学院 0067497

上海女子学院

责任编辑 张志国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化新视野丛书·  
**文化：人类的镜子**  
——西方文化理论  
傅 铿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8—00573—7/ C·26

定价 0.55元

## 自序

我写第一篇有关文化理论的导论性文章，还是在三年前翻译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的时候。那是准备用作“译者前言”的一篇关于本尼迪克特文化理论思想的引论。当时国内写这类文章的人似乎还不多，因而那篇一万字左右的、文字较为粗糙的东西居然博得了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纪树立先生的好评。可是文章送到出版社后却被以莫须有的理由拉掉了。后来黄万盛先生主编《危机与选择》一书，重新约我写关于本尼迪克特的文章，于是我便使用了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将那篇遭了厄运的“译者前言”扩写成二万七千字的述评。

此外，我关于丹尼尔·贝尔、许烺光和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思想的文字也曾在各种杂志上问世过。其中“丹

## 2 自 序

尼尔·贝尔的文化理论”一文发于《社会科学》(上海版)1986年第6期,“中美文化价值差异”一文刊于《杂家》1987年第5期,而“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前喻文化”一文则载《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年第10期。这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大都作了较大规模的重写和扩写,有些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今年年初我得到张志国先生的鼓励,于是便决心以书的形式来系统地评述西方的文化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我以前五年多来的工作的一个总结。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在以前五年里西方的文化理论一直是我的兴趣中心。我记得,我刚开始读本尼迪克特的 *Pattern of Culture* (《文化模式》) 和 M·米德的 *Culture and Commitment* (《文化与价值宗奉》) 的时候还是在1983年,那时“文化热”在神州大地上还只是初露端倪。

当然,我自知本书还相当单薄,有些重要人物(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思想,由于收集第一手材料相当困难,不得不暂付阙如。因此我并不敢奢望它会成为什么专著。本书名曰导引,实则欲以梯子自喻罢了。正如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所说:“Those who understand my propositions correctly……will surmount them like a ladder, and then throw them away”(“那些正确地理解我的命题的人将会象登梯一样,攀上这些命题,然后便抛弃它们”。)至于我这种无名小辈的文字倘能象梯子那样,被人踩踏,随后再抛弃掉,自应属万幸了。

本书的书名正题取自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

莱德·克鲁克洪《人类的镜子》一书中的一段话。在关于本尼迪克特的文章中我引用了这段话，这里不妨先引一遍：“研究原始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原来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察看生活时所戴的专门透镜。发现水的存在的不大会是鱼。那些没有超越自身社会地平线（视野）的学者不可能期待他们觉察到作为他们自身思想原料的习俗。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家需要认识许多察看的眼睛，就象他们需要认识同样多的察看到的客观现象一样。人类学持有一面给人照看的巨大的镜子，并让人在其中看到他自己无数的变种。”<sup>①</sup>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夫人，感谢她为我到上海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查找第一手资料，并读抄了大部分原稿。中国现在似乎还没有献书的惯例，否则这本不成样子的书一定是献给她的。同时我还要感谢尚志英君，他为本书撰写的《福柯：现代西方文化象征符号的解构》，虽然作为“附录”出现，但给本书增添了“系统”色彩。

傅 铨

1988.9.9

---

<sup>①</sup> Clyde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New York 1970年) 第19页。

# 目 次

---

自序	1
----	---

---

一、导论：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传统与实证传统	1
----------------------	---

---

- 人文传统：文化史、文化哲学和文化批评：狄尔泰、斯宾格勒、卡西尔、汤因比、阿诺德、T·S·艾略特和L·屈瑞林
  - 实证传统：人类学与社会学：R·泰勒、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杜尔克姆、怀特、克罗伯、玛格丽特·米德、许烺光里斯曼；特例：马克斯·韦伯和丹尼尔·贝尔
  - 两种传统的合流：以表意象征为中心的文化概念；国民性问题研究
- 

二、本尼迪克特：文化整体论的兴起	17
------------------	----

---

1. 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的人类学理论背景 .....19
2. 本尼迪克特的学术生涯 .....29
3. 文化模式论：.....30
  - A. 文化的心理学类型；
  - B. 文化整合论和有机文化观；
  - C. 文化相对主义
4. 从文化模式论到国民性问题研究：.....45
  - A. 日本国民性中对立的两面——菊花与刀；

## 2 目 次

---

- B. 等级制与儿童社会化;
  - C. 罪感文化对耻感文化;
  - D. 《菊花与刀》的方法论问题
  - 5. 结语 .....61
- 

### 三、马克斯·韦伯：世界宗教与文明的

- 历史比较 ..... 63
- 

- 1. 新教伦理论题 .....64
  - 2. 儒教与清教 .....72
  - 3. 历史的不确定性 .....80
  - 4. 从历史主义传统到历史相对主义 .....88
- 

### 四、杜尔克姆：文化作为集体表象 .....98

---

- 1. 生平和时代背景 .....100
  - 2. 集体良心和社会事实 .....102
  - 3. 宗教社会学 .....110
  - 4. 道德与社会 .....130
- 

### 五、莱斯利·怀特：人·象征符号·文化学 .....137

---

- 1. 象征符号：人类文明的基因 .....138
  - 2. 文化学究竟是什么？ .....144
  - 3. 文化决定论和科学主义 .....149
- 

### 六、克罗伯：人类学与文明的进程 .....155

---

- 1. 生平、著作和思想渊源 .....156



---

2. 文化作为超机体.....	161
3. 风格·内隐模式·文化构型.....	169
4. 文化传播与文明中心转移.....	181
5. 结语.....	187

---

<b>七、许烺光：中美文化的价值差异.....</b>	<b>190</b>
-----------------------------	------------

---

1. 一个文化边缘人的心迹.....	190
2. 个人中心与情境中心.....	194
3. 包容性人际关系对排斥性人际关系.....	200
4. 中美文化的通观.....	204

---

<b>八、大卫·里斯曼：后现代文化与社会性格 .....</b>	<b>212</b>
----------------------------------	------------

---

1. 社会性格与文化.....	214
2. 美国文化机制的变迁.....	221
3. 美国人的国民性格.....	228

---

<b>九、M·米德：从心理人类学到“三喻文化”说 .....</b>	<b>234</b>
------------------------------------	------------

---

1. 关于青春期和性别文化的研究.....	238
2. 国民性格探讨.....	248
3. 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 .....	256
4. 结语.....	271

---

<b>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b>	<b>273</b>
--------------------------------	------------

---

1. 生平活动和著作.....	274
2. “Homo Pictor”(图画人)文化观.....	280

#### 4 目 次

---

- 3.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288
  - 4. 现代主义文化的天路历程.....297
  - 5. 文化的宗教功能;神圣性的复归 .....303
  - 6. 略论当前中国的文化矛盾.....309
- 

#### 附录

---

- 福柯:现代西方文化象征符号的解构  
(尚志英撰).....317

- 参考书目.....358

# 一、导论：文化研究中的 人文传统与实证传统

自从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形成了两种风格各异，而又相互辉映和互相渗透的传统。其中的一种传统以文明民族的宗教、神话、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和哲学思想等人文学科的领域为研究对象，以诗意的想象、隐喻、直觉式的把握和文化释义为其方法学的特色，并偏重价值和思想观念在人类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偏重于人创造文化和历史的过程，从而往往带有文化唯心主义的色彩，其代表人物是狄尔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由于这个传统强调人文因素塑造文化和历史的作用，并以传统的人文科目为其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式似乎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传统。这个传统的学者在人文学者、文学家、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寻找启示和感

## 2 一、导论：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传统与实证传统

---

悟，试图用隐喻来概括各民族文化的特征(例如斯宾格勒从歌德和尼采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将古希腊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分别称为阿波罗型文化和浮士德型文化)，并对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提出一套哲学体系，比如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循环论，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历史哲学，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索罗金则划分出了感性文化、理性文化和灵性文化三个历史阶段。

与人文传统相平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还形成了另一种文化研究范式，这就是由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所开创的传统。这个传统中的学者以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意义的象征符号作为自己的研究材料，因而他们所研究的文化范围要比人文主义传统的研究范围广泛得多：从澳洲土著的图腾禁忌到美国平原印第安人的寻找幻象习俗和南太平洋群岛上的种种巫术制度，从印度的圣牛崇拜到印度尼西亚土著的斗鸡习俗，所有这些都是文化人类学正宗的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家注重以象征符号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注重研究现存的文化(The living culture)，因而实地考察(field work)或田野工作成了他们的主要研究手段。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中概括出他们的理论构想，反过来说，文化理论是他们进一步从实地考察的脚手架。所以，实地考察的方法是这个传统的根本标志。再者，文化人类学家往往持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人格心理特征都是他们所处的文化模式作用的产物，他们都强调独立于个人之外的

行为模式和规范(表现为表意象征)对个人的塑造作用。由此他们更进而着重探究文化的自律性(the autonomy of culture),即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完全独立并超越于个人之外的集体力量,一种自成一类的、客观地存在的实体;文化的发展完全由文化内部自身的因素所决定,个人心理以及政治经济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文化的进程;因而文化现象决不能还原为个人心理或政治经济因素,而只能由另一些文化因素来解释。他们往往认为文化现象具有自然现象那样的客观性。总而言之,这种研究范式似乎可以称为文化研究中的实证传统,杜尔克姆、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克罗伯、本尼迪克特、拉尔夫·林顿、玛格丽特·米德,直到今日的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都代表了这个传统。

这样,本书所评述的文化理论,除了马克斯·韦伯和丹尼尔·贝尔的学说多少有些例外,基本上都属于实证传统的研究范式。这些文化理论家(除韦伯和贝尔之外)都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力图把文化研究建设为一门实证学科,以期对控制人们的行为和各种决策具有现实的帮助。因而本书撇开了纯人文传统的那些文化学说,比如狄尔泰、斯宾格勒等哲学家的学说、托马斯·艾略特和里奥纳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等文艺批评家的文化理论,以及汤因比和布罗代尔(Braudel)等历史学家的文化哲学和历史理论。这绝不是因为纯人文传统的文化学说对认识文化的机制和作用没有实证传统的文化理论那样

重要，而仅仅由于它们的研究范式<sup>①</sup>与实证传统的范式截然不同。

人文传统与实证传统的研究范式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方法论上：人文传统的学者以历史主义或李凯尔特所称的“表意化”方法作为研究指南，描述那些个别的、独特的、唯一的文化现象，注重文化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情感等人文因素的作用，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文研究中来；而实证传统的学者则力图使文化研究成为一门象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他们往往采用李凯尔特所称的“规范化”的方法，大胆地借鉴和搬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力图发现文化现象中的一般法则和规律。

当然，我们所划分的人文传统和实证传统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纯粹理想类型，是我们为了分析具体和复杂的文化理论而构想出来的纯粹形式。正象自然界中没有纯粹的气体一样，我们所评述的文化研究者往往既具有实证传统的色彩，也没有完全摆脱人文传统，他们往往代表了实证传统和人文传统这两种理想类型的一系列偏离形式，就是说，既偏离于纯人文传统，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属于纯实证传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混合类型或混合传统。

马克斯·韦伯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属于混合传统的

---

<sup>①</sup> 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Paradigm概念，它是一个科学共同体为解决一组特定问题而奉行的研究纲领。

人物。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新唯心主义代表人物狄尔泰关于对文化现象进行理解和释义的观点（狄尔泰曾是他父亲柏林家中的座上客）。韦伯认为，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是没有人文意义的无限宇宙过程中出现的带人文意义的有限岛屿，亦即一个被人类赋予了意义和价值的岛屿<sup>①</sup>。因而文化研究除了实证地收集各种详尽的材料之外，重要的是根据特定文化的前后关系(context)而理解特定人文现象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对其作出释义。所以韦伯的理论被后人称为理解社会学或解释社会学。在研究基督新教伦理这一重大人文现象对资本主义生产兴起的作用时，尽管韦伯强调他不是要用一种片面的“唯心主义”解释去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主义”解释，但是新教伦理题所突出的恰恰是：入世禁欲主义、前定论和天职观等伦理价值观念给早期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力量，井井有条的理性生活方式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制度(如双重簿记)，从而新教伦理的价值意义促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这就是韦伯对新教伦理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解释。他的这些理论倾向不能不说反映了人文传统的色彩。然而韦伯也常常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实证主义者<sup>②</sup>，他主张科学研究应保持价值上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同时也借鉴了自然科

① 参阅 M.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方法论》) Free Press 1949年, 第87页。

② 参见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意识与社会：欧洲社会思潮的重建 1890—1930》)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58年, 第302页。

学中的方法，力图使文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因而韦伯身上多少也有实证传统的特色。

整个说来，丹尼尔·贝尔也是一位介于人文传统和实证传统之间的人物。在他看来，文化一经创造之后就永远不会消失，而成为整个传统的一部分，以后永远有可能会复兴；文化的变迁与经济政治变迁遵循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具有融合(syncretism)的倾向，以致非洲的艺术风格和日本的文化形式可以同时融汇到当代西方艺术文化之中，因而文化绝不是朝着功能合理性的方向直接进化的；同时，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象成了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首要动力因素，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的动力作用；再者，贝尔认为，文化是由宗教、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等构成的表意象征的世界，其核心是以某种想象的形式来揭示和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而宗教、道德等人类价值和意义的符号载体成了整个文化的温床。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贝尔思想上人文主义传统的倾向，反映了贝尔从尼采、卡西尔和屈瑞林等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学者的著作中寻找启示的痕迹。但是贝尔也是一位属于实证传统的社会学家。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他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完全是建立在统计数据 and 实证调查的材料之上的。难怪美国社会学史家普洛马(Poloma)称贝尔为介于人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之间的学者<sup>①</sup>。

<sup>①</sup> Poloma;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当代社会学理论》) 纽约, 1979年, 第255页。



露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科班出生的文化人类学家，曾到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作过实地调查。但就是在她的文化理论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人文传统的痕迹。她从尼采、斯宾格勒和狄尔泰等德国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启发，用日神型人和酒神型人的隐喻来概括美国印第安人的整体文化类型。1947年，本尼迪克特作为美国人类学协会的退休主席，作了题为《人类学与人文学科》(The Anthropology and the Humanities)的主席致辞。她指出，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学者与当代人类学家事实上关心和探讨的是共同的问题，即人与其创造物(文化)的关系；而且人文学者与人类学者往往都用整体论的(Holistic)方法看问题，都具有强烈的泛文化体验。她说，从莎士比亚批评和桑塔耶纳等人文学者的著作中，她学到了许多有关人类心智习惯的知识，这些最终使她成了一名人类学家<sup>①</sup>。不过本尼迪克特又持有严格的文化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人的行为习惯和人格心理特征完全是由所处的文化模式塑造的，人的行为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要根据文化所确立的准则和理想来判断。她的文化相对论除了强调不同文化具有各异的价值标准外，还坚持了科学研究应排除价值偏见，保持客观性。这些连同实地调查的方法使我们本尼迪克特归到了实证传统之内。

如前所述，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是实证传统的重

<sup>①</sup> 见本尼迪克特著，M·米德编：An Anthropologist at Work(《一个人类学者在工作》)Boston 1959年，第467页。